

曹桂方 / 著

# 南开情未了

——敬献给母校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情未了  
——敬献给母校南开大学

曹桂方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开情未了 / 曹桂芳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310-03963-0

I. ①南… II. ①曹…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581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230×155 毫米 16 开本 13.5 印张 2 插页 230 千字

定价: 3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 我把少年寄给你

——勉为曹桂方记实散文《南开情未了》序

刘绍本

南开大学，挚爱着的母校，我们曾把少年寄给了你。往昔岁月，有两个时事懵懂的稚年学子，倾身投奔到“渤海之滨，白河之津”的校园，一个是1956年入学时的17岁，一个是1959年入学时的18岁，那就是我俩啊。如今，距毕业离校也近半个世纪了，当年的万千弟子已进老境，而母校正“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平日里，聊起家常来，我曾不时地对自家晚生后辈提起：像我和我的同学曹桂方如此人生轨迹相重合的样子，恐怕够上罕见的了。我们俩都是北京生人，他在石景山北辛安镇上的小学，然后在九中读了六年中学；我则在东城吉祥胡同小学读书，接着又在五中念完初高中，然后分别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后半期，考入了南开大学中文系。虽然入学早晚差了三年，但因为1958年学校发展，从在读的学生中间抽调出几十人参加校系工作，把我从中文系三年级抽出来到校刊《人民南开》编辑室担任编辑。直到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学校批准这批学生可以申请复学，于是我又回到中文系继续攻读四年级和五年级，这时便和1959年入学的曹桂方编在一个班上了，而且同住八人一间的212寝室上铺，课后同在一个《党章》学习小组里研修。日出而读，日入继膏。1964年秋天，宣布毕业分配到石家庄，赴河北师范大学任教，我们便携“一铺一盖，一碗一筷”的行李和满纸箱的专业书籍，过京门而不入，赶往河北报到。这一下子，说话快有50年了，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先是在赵县南庄村参加农村社教一年；回校后给1965年秋入学的本科生教了半年课，曹

## 2 南开情未了

教文艺理论,我教当代文学和写作;没等讲完,又让参加“半工半读”高教试点,开办“平山耕读大学”文科班,文革动乱中就一道成了县城里的“黑帮”。三年后,返回校本部,也没“呆”在校园里,而是组成“教育革命”小分队,下乡调研备课、培训师资,后来又与1970年入学及其后的六届学员,还有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几届学生“开门办学”,几乎遍走省内农村先进典型单位,接受“再教育”,探求新途径。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80年代初,我们又先后从教学岗位到学校的管理岗位,成了“又上班又上课”的“双肩挑”。曹桂方当过校长,是从校党委书记岗位退休下来的,我痴长两岁,所以退休也要早两年。如今两家的第三代人年纪尚幼,只知祖籍北京,爷爷在天津读过书,自己成了新石家庄人。童声稚语,足以尽享“弄孙如饴”之乐……以上回顾,历数诸端,不避冗庸,心意只有一个:南开在我们的人生中占有何等鼎重的位置,南开塑造和影响了我们一生。

恰同学少年。我们人生交响的华彩段落正是在南开校园度过的。说起来,大学得以存在的终极理由和根本使命是培养人,就是要趁受教育者年轻而又最具可塑性时,教育他们,塑造他们。而我们接受教育的时代背景,横跨上个世纪的50与60年代之间,已经进入到经济建设的共和国,仍处“多事之秋”。1956年入学的年级,应着“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走到1957年春夏之交,便迎头相遇“反右派”斗争;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三下海河和“共产主义暑假”五十个日日夜夜;转年便与1959年入学的年级接受“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接踵而来的“三年灾害”困难时期,强调劳逸结合,下乡参加“整风整社”收听“九评”文章,投入市内“双革四化”和津郊“河网化”建设;1964年毕业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号已时时震响。这些年里,有个贯穿始终的节目,便是“红专大辩论”:“插红旗,拔白旗”,主张“先红后专”的理直气壮,举例“先专后红”的吞吞吐吐,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口号是又红又专”,许多人又未必服气。面对着当年的那一切,我们有过自己的困惑,比如慨叹自己的头脑中“缺弦”,依然充斥着陈旧的意识,抱怨先辈前人经历不够“纯净”,自己没有“血与火”的考验……但是我们又是积极要求进步的,不愿意去做时代的弃儿,而总想当好于国家和大众有用的人。

这种“少年”时期“得”来的“志向”是怎样形成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间接受高等教育的背景，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教育与意识形态和科学实践紧密结合，是如何渗入心底的？而这个“棒打不散”的“物美价廉”的知识群体，又是怎样造就的？在曹桂方的《南开情未了》散文集中，作了情真意切的记录与回答。特别是“初识南开”和“五年熏陶”两辑，自外至内、由宏而微，描绘了这个“大气场”对诸弟子的调理与影响；“师恩似海”和“魂牵梦萦”两辑，更从垂范施教和人格养成上，讲述了大师们的完美的“铸魂”工程。不错的，大学是青春洋溢、激情奔放的家园，大学是知识创造、汇聚传播的圣殿；大学更是名师荟萃、精英云集的高地，大学更是社会良心、民族灵魂之所在啊。这多年来，南开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传统，让受教育者得益终身。稳定的人文理念和价值观，比一般地传授知识和教会技能更显重要。一个人能否在大学里真正学成，不仅是个智商问题，更有追求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经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写照。可以清贫、困窘、献身，但不可以没有责任、气节和操守。离开了校园，在世间以学术为业的人，必须承受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才无愧于“南开人”的称号。

我十分赞许同学曹桂方在这本书中带有结论式的剖白：“‘南开’两个字已不仅仅是一个校名，一个符号，还更是一种朴实无华、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个货真价实、令人信服的品牌。它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和人文精神，早已洋溢于校园并充盈于社会，享誉海内外。”南开大学，深深挚爱着的母校！“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个情，怎可了结？我们把少年寄给你，你却给了我们明朗和智慧的人生。

2012年“人间四月天”于河北师范大学

# 目 录

## 引子：“还没有走近，已经被感染”

### 一、初识南开

南开第一路——大中路 /11

庄重而神圣的知识殿堂——图书馆 /18

春夏秋冬皆美景——美丽的马蹄湖 /23

南开园里又一园——迷人的中心花园 /31

体育爱好者的天地——大操场 /36

吃在南开——学生食堂 /42

### 二、五年熏陶

无言的教诲 /51

享受知识盛宴 /57

可贵的政治热情 /70

学习社会 /79

艰苦奋斗 /85

其乐无穷 /94

和谐温馨的小家庭 /99

### 三、师恩似海

一束小草

——献给中文系原系主任李何林先生 /107

师恩永驻学子心中

——李何林先生铜像捐资铸造记实 /111

## 2 南开情未了

一种永久的精神享受

——怀念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上学时的几位老先生 /120

语言学家·诗人·性情中人

——为刘叔新老师七十寿辰而作 /126

两位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外语老师 /134

恩师 挚友 兄长 榜样 /141

## 四、魂牵梦萦

告别母校 /157

可亲可敬的南开人 /167

巨大的凝聚力 /172

以周恩来为楷模 /178

一个名字一颗心 /184

唱响中华道德歌 /189

## 尾声：未了南开情



引子：“还没有走近，已经被感染”



## “还没有走近，已经被感染”

有人说：“南开是一所大学，还没有走近，已经被感染。”<sup>①</sup>乍一听，似乎是绝大的夸张，可细一想，却并非不实之词。

那是因为，“南开”两个字已不仅仅是一个校名、一个符号，还更是一种朴实无华、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个货真价实、令人信服的品牌。她所蕴涵的历史意义和人文精神，早已洋溢于校园并充盈于社会，享誉海内外。即使尚未走进她，也能超越时空距离，感知到她的存在，并深深地受到她的感染和熏陶。

先来听听 20 世纪 50 年代南开大学校园里的一些建筑物和景点的名称吧：

“大中路”、“行政楼”、“农场”、“西大坑”、“南开商店”、“南开书亭”、“南开饭馆”、“学生食堂”……名称和功能如此地直白朴实，如此地表里如一。教工宿舍不称“苑”、“园”而称“村”（如北村、东村、西南村等）；学生宿舍不称“斋”，而按自然数字称为“第一宿舍”、“第二宿舍”……就连那幽静、闲雅的花园也只是根据其在校园中的地理位置而称之为“中心花园”。校园内的两大片碧水，总该起个漂亮、迷人的名字吧，可也仅仅根据开挖的时间称之为“新开湖”，或根据水面形象称之为“马蹄湖”。“新开”者，“马蹄”者，着实“土”得可以了。然而正是这些“土”物、“土”景、“土”名，凝

<sup>①</sup> 见张国：《母校母亲》，载《最忆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19 页。

聚了几代南开人的心血才智，熔铸了万千南开人的理想情怀。“土”而真，真而美，诚谓“土”中见真，真中寓美。

再听听萦绕于南开园的朴实而真切的话语吧：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已响彻南开校园百余年，并已随万千学子的足迹征程传之于海内外。

“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不抱怨别人，靠自己去干”，是校长张伯苓留给南开人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誓言。

“我们要希望大学办得欧美那样好，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学术，不能不属望于私立的南开大学了。南开师生有负这种责任的义务。”曾为南开大学全校师生讲授必修课“中国文化史”的政治活动家梁启超是如此高度评价并寄厚望于南开的。

“我是爱南开的”，熔铸着已故老校友周恩来总理对母校的无尽情怀。

“南开精神一直鼓励着我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南开精神，永放光芒”，寄托了现任总理温家宝校友对母校的感激与祝愿。

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不仅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而且晚年定居在南开、研究在南开，仙逝后部分骨灰安葬在南开。他曾深情地说：“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南开度过的”，“这里很清静，适合作研究”，“为（南开）数学所我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谦虚而诙谐地说：“我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所以也是南开的校友”，“（我的学士）论文是跟吴大猷先生做的，大家知道，吴大猷先生是南开毕业生”，“可以说，我是南开大学学生的学生”。他还说：“我非常高兴今天成为这个学术风气非常浓厚的、学术传统很长久的学校的名誉教授。”

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回顾在南开任教时的情景时说：“在金钱上，不用说，我受了很大的损失。在劳力上自然也要多受好多的累。可是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

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欣慰而深情地回忆道：“我小时候在南开学校就读，约14岁就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在这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演戏，怎样演戏，甚至于如何写戏的种种学问”。

荣获我国最高科技奖的中科院院士刘东生校友说：“南开教育不仅仅限于在校的几年，而是在我们一生都有深远影响的。”

我们还可以听一听一些“局外”人对南开的评价：

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南开是世界有名的学校。”

教育家陶行知说：“什么学校最出色，当推南开为巨擘。”

以张伯苓之私淑弟子自称的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曾对周恩来说：“我们都是南开人。”

时任天津市特别市长的著名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曾说：“南开是华北最有名的学校，个人非常佩服，张伯苓先生的办学精神我更非常佩服”，“我们很希望这个学校全体师生能够合在一起共同奋斗，来担负救国责任”。

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说：“南开大学为桢旧游之地，整饬谨严，海内景仰。”

北京大学原校长陈佳洱说：“南开从一所很小的私立大学发展至今天成为国家重点大学，成为一所国内外著名大学，是很不简单、很不平凡的。”

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说：“南开大学培育了已故总理周恩来等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为中国和世界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以上引文均来自自己出版的回忆南开的文集）

……

讲以上这些话的，有南开的创始人和元老，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在南开学习工作（过）的校友，也有不曾在南开学习和供职的社会活动家；有知名专家、学者，也有爱国将领。这些身份、经历、素养、信仰、职务乃至年龄有极大差异的人，为什么对南开的认识、评价和情感又如此的相近、相通乃至相同呢？让我们到更一般、更广大的范围去听听南开学子的心声吧，也许从中能找出比较满意的答案。

在“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 85 周年纪念丛书”之一的《最忆南开》一书中，载有张国先生的《南开现象》一文，文中用相当的篇幅转述了数以千计的南开人在“喜爱南开的理由”调查中的部分感言，虽然文字长了些，

我仍要将其全文“抄袭”在这里。因为每一段感言都讲得那么朴实，那么深刻，那么感人，那么经典，那么让人震撼不已。

“一个从来就在那儿默默推行教书育人思想精髓的学校。但她的踏实作风、扎实学风、不为商业社会感染的校风，让我们仰止——这就是南开。”

“南开的气质，学界的旗帜。”

“南开像母亲一样朴实而亲切。”

“纯朴的校风，严谨的学风，敬业的老师，勤奋的同学。”

“第一爱祖国，第二爱南开。”

“对我而言，南开就像一条河，我在那条河里洗过澡，虽已年久，身上仍有那水的味道。”

“南开因为含蓄而隽永，因为沉稳而卓越，如果这是南开的缺点，我更喜欢这样的缺点。”

“南开，永远是一种独特的情结。南开教导的不单是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她的氛围和精神底蕴，使我知道什么是做人，什么才是扎扎实实地工作，教我去贡献、去奋斗，为自己，为国家，为南开。”

“南开的精神、南开的人文气息是长久积蕴的结果，是一批批南开人奋斗的结果。南开是由一所私立大学发展而来的。一路风雨，一路花开。”

“南开举首望苍穹，不是为了摘取星月，而是为了有一个永不服输的姿态。”

“她在精神上是令人向往的，在教学上是务实的。总理的母校，天津的骄傲。”

“南开一直保持着作为一所名校所应有的圣洁与儒雅，含蓄内秀，脚踏实地，不事声张，永往直前。”

“南开学子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与风度，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磨灭。这是南开人的特点，是南开人的骄傲。”

“5年前，刚来南开时，高中年轻的班主任对我说‘在我心目中，南开是很神圣的’，当时我没有领会这句话。5年后，再细细回味这句话，我明

白了。南开的魅力是亘古流传的，点点滴滴难以言表。我爱清晨7宿舍旁的小花园，爱中午艳阳下的新开湖畔，爱傍晚夕阳下的总理像，更爱夜晚教室里学生读书的宁静和那份踏实。”

“我在南开7年。有时我以为我已经忘了南开，就像忘了我曾经那样的年轻。然而我的确曾经那样的青春快乐，正如在我心深处永远刻着‘我是爱南开的’。工作以后见过许多的人，我发现南开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南开人提起母校都是无限眷恋、一腔赤诚，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南开生活各不相同，然而我们都深爱着我们各自的南开。南开的本色就是洗净喧嚣，踏实做事。”

“离开南开8年了，对她的依恋仍是如此之深，像儿子对母亲，有喜有悲。我知道我是永远爱南开的。”

“南开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在岁月的涤荡中逐渐沉淀下来的，是一种坚韧和儒雅的气质；这种感觉，只要你在夏日的傍晚，坐在马蹄湖边，看着那一池的荷花，就一定可以体会。周遭的嘈杂、喧嚣和浮躁，都可以置之度外，都不会打扰我心中的平静。明年我就要在这里待满10年了，几乎是我的整个青春岁月，南开与我自己的一段生命已经融为一体，我再也无法将二者区分开来。”

“我离开南开40多年了，称得上是一个老南开了人。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这批旅居海外(纽约)的老校友，对母校的情，越来越深，越来越醇，因为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年华，接受了最良好的教育。我每天都要打开南开的网站，看看母校有什么新消息、有什么新气象，我为母校取得的每一点儿进步，感到欣慰。”

“每当我在敬业广场小坐，在思源堂前驻足；每当我在主楼上远眺，在新开湖畔晨读；每当我在中心花园里静思，在大中路上漫步；每当我走到校钟前，抚摸着那满载着历史沧桑的铭文；每当我走进新图书馆，打开那盖有印章的图书；我的南开啊，我发现，一个‘爱’字竟如此的肤浅。”

“我爱南开，因为我喜欢她的沉着、内敛、不浮躁、不偏激。她的气质代表了中国理想的中原文化——‘温柔敦厚’。我爱南开，因为我更知道，所有南开学子都在深爱着她。南开人默默地在为祖国奉献，淡泊名利，只

求无愧于心。”

“没去过南开的人不会理解，在阳光明媚的下午走在大中路上的感觉——那一刻，心中的一切杂念都消失了……”

请不要抱怨我的不厌其烦吧，因为这是万千南开赤子的共同心声，是儿女对母亲的感恩情怀啊！听了这些普通而又深切、赤诚的感言，体会那字里行间血浓于水的深情，你是否也已被感染了呢？

20世纪50年代的南开，无论办学规模还是办学条件和实力，远远比不上今天，那时的传媒没有今天这样发达便捷。但我在报考南开大学时，就知道她是由一所世界知名的私立大学演变而来的全国重点大学；就知道当时的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表扬；就知道毛主席为南开大学题写了校名并到校视察；就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她曾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就知道那里有许多全国顶尖、世界著名的专家和学者……而我报考南开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最直接动力，则是知道那里有一位赫赫有名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李何林教授……

对于这所拥有不平凡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而又享有很高知名度的高等学府，我确实是“还没有走近，已经被感染”。

你呢？

2008年10月5日草就

2009年9月5日修改



## 一、初识南开